

蚌埠古今

垓下遗址：遥远的回响

□徐琦文/图

公元前203年8月，荥阳战事之后，楚汉以魏国所修建的运河鸿沟为界，划分天下。“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项王，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剑弩，卸甲东归，继续回到江东做他的西楚霸王。怎料楚河汉界的城下和议墨迹未干，就被刘邦一手撕毁，汉王调转战马挥戈东下，原来以为中场休息的项羽，始料未及，已是疲惫之兵的楚军，只好枕戈以待，楚汉战争的下半场，再次拉开了血雨腥风的帷幕。

怀着归乡情思的楚国大军，且退且战，节节败走。

公元前203年11月，楚军被一路堵截只好沿着鸿沟退到陈县，陈县曾为楚国旧都，是楚国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项羽欲在此阻止汉军东进的步伐。陈县之战最终决定了胶着的战局走向，已是强弩之末的项羽被刘邦、彭越、韩信三路大军以合围之势逼退到垓下。

公元前202年1月，项羽退守至垓下准备与汉军决战。垓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前无关隘险阻可阻挡，后无兵驰援，号称十万的楚军，此时已是粮草不济，兵力疲乏。

两千二百年前，那个肃杀的冬夜，项羽走出垓下的军中幕帐。猎猎寒风吹皱的楚军旌旗，高耸在垓下厚厚的夯土城墙上，项王的目光掠过荒芜的旷野。夜幕降临，黑暗里无边的垓下城，像是横卧在荒原中的一只孤狼，黑暗如古井的茫茫原野，死亡般寂静。从汉营那边传来的楚调，穿过荆棘丛生的荒野，如诉如泣仿佛暗夜里的浪涛，潮水般席卷而来的楚歌，吹乱了项羽的心。

楚汉垓下决战，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今安徽寿县）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今安徽舒城、六安），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汉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围聚垓下，这就是楚汉决战前夜的军事形势图。

十面埋伏的隆冬之夜，寒气逼人，十万楚军被汉王和诸侯的三十万大军三面合围，刘邦布下四面楚歌的心理战，击溃了楚霸王貌似坚强的。在《史记》集解里，东汉末年著名学者应劭说“楚歌者，谓鸡鸣歌也。”解析楚歌是歌唱天亮的民歌。天没有亮，月高风黑的午夜，项羽就带着八百骑兵逃离垓下。

二



垓下遗址。



垓下非遗址体验馆。



鸟雕马石雕。

十七岁时，张爱玲写下短篇小说《霸王别姬》。那时正值年华豆蔻，文字纤巧，还没写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一眼阅尽人世的别致韵味；小说情节铺呈平叙，多赖于少女心思细腻的臆想，细节别无惊艳之处。少年初见的张爱玲，就倾注心情于凄怨的人间离合，已是心智老成。

小说家格非看京剧《霸王别姬》，说戏词温婉有味。入夜，楚音四野合围；虞姬出帐，念白而上：“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帅帐内，楚霸王项羽几杯温酒和衣酣睡，冷风萧瑟，月色如水，虞姬一影斜立，满目悲秋。“轻移步”与“猛抬头”，一轻一论之间，如弦弓满月，寒刃出鞘，一声韵白，凄凄长吟，早已销魂。

一阵大风掠过荒原，吹卷起项王的幕帐，烛光摇曳里的虞姬凝望着西楚霸王的身影。英雄为美人落泪，性情刚烈暴躁的楚霸王，在英雄末路的最后的黑夜里，露出了一抹似水的儿女柔情，霸王别姬成了楚汉战火烽烟中的一袭凄婉长吟。乱世红颜，注定是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殇，不然何其显出悲壮。在摇曳的烛光里，虞姬还与她的项王，数遍吟唱了那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最后骊歌。在即将到来的黎明里，当楚汉的晨光还没有照

亮凛冽寒风中的旷野，昨夜里还在翩然起舞的虞姬，这时已添了垓下战场荒野里的一丘新冢。

后代史学家不止一人诟病太史公，钱锺书《管锥篇》引周亮工话说，虞姬之死应是太史公“以笔造化，代为传神。”

司马迁写《史记》，以史笔写天地之心，起承转合处还是露出小说家的文学笔意。历史学家面对史料匮乏时，脑海里应该也是一片茫然，常为搜集轶文轶事伤透脑筋，在无法找出实录时，只好张开想象翅膀填补空白。为了制造跌宕起伏的情节，塑造人物个性，有时候甚至要用移花接木之法，用丰满的细节抵达历史的真实。

楚霸王与虞姬的故事，太深入人心，千百年的风雨过后，依然纷纷扬扬如落在肩头的飞雪。

李清照落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时候，是建炎三年（1129）的夏天，她与赵明诚出江宁正往江西方向逃亡，船至乌江，家国离散山河破碎的风景，易安居士心境悲凉。年初，赵明诚还在江宁知府任上，御营统治安官亦叛乱，身为一城之首的赵长官却弃城逃跑，这让李清照深感羞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显然意有所指。

唐人杜牧题《乌江亭》说“江东子弟多奇才，卷土重来未可知”。两百年后，北宋王安石的《叠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隔空直接怼回去。宋熙宁四年（1036年）苏东坡出颍州沿淮河顺流而下至濠州，在阴陵虞姬衣冠冢留下《虞姬墓》的诗句：“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诗意简淡，意境寻常，文章大家的诗词，也不是每一篇都写得漂亮，还是易安居士的五言绝句，直入人心，如饮烈酒。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介绍虞姬时有这样的描述：“有美人虞姬，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美人与骏马，都是寥寥七个字，极简。太史公笔墨爽利，并无渲染。史学家钱穆读到此处，有感言：“临终慷慨，此情此义亦可长留人间，获后世之同情矣。此亦一成功，非失败。”话说的中肯。

读史亦是窥人心，识人性。楚汉相争历经五年。五年的时间让出身于市井闲汉的刘邦成为汉高祖，出身贵族的项羽却羞于见家乡父老乌江自刎，身首异处。照搬成王败寇的历史论调显得十分生硬，刘邦成为开国皇帝，却无法摆脱无赖的市井传说，项羽的乌江一刎终于演绎成名流千古的悲情英雄。

《史记》里，司马迁记下了汉王与楚霸王的两阙歌词，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别姬的《垓下歌》。两阙帝王之歌，一个悲凄，一个气壮山河，一阙是胜利的凯歌，一阙是死亡前的告别。一曲罢罢，汉王与项羽都“泣数行下”，对照读之，心涌悲怆。

垓下之战是楚汉战争的终点，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开启了汉王朝四百年基业。

三

固镇县濠城镇东北方向10公里外的灵璧县韦集镇龙岗村，因为处于楚汉古战场遗址的发现的位置，近年将村名改称为“垓下村”。垓下古战场的范围以垓下为中心，到现在的灵璧、固镇、五河、泗县等县交界处的广阔地域，在其各县志里都有垓下之战的记载。

此时的垓下村不见古战场，只有阡陌田园。

二月的细雨里，村前的田洼边，细

嫩的萝卜叶蔓开出一串串浅粉的小花，屋前院后的角角落落，油菜长势正旺，田地里铺满浓绿的麦苗，在春天薄雾里无尽地延伸。午后细雨迷蒙村庄，格外宁静。在村头，遇到两位欲往邻村打牌的老者，闲谈片刻，说起村子里的往年旧事，他们还记得早些年在田地里劳作时，锄地还挖出过长约一米的铸剑，剑刃都有手指厚度。

两千多年前，这里毕竟是曾经血流成河的战场，在这片青绿麦苗的天空上，也曾飘荡起古老幽怨的楚歌，在战马疾驰而过的的身影后，万千男儿的血肉之躯被掩埋在松软的黄土中。

离开垓下村，车行十分钟后就到了固镇垓下古战场遗址。黄昏的沱河，沿着古汴县故城的北墙缓缓向东流淌，沱河在遗址故城北处向南分出一汉，紫纤城垣逶迤而行的护城河，围城一周于东城墙外汇入沱河。

沱河古称“浚水”，汉立之后，曾为汉高祖皇后吕雉的侄子浚侯吕产的封地，后设县，城以水为名，先设“浚国”后为“浚县”。历经两千多年之后，浚县成了濠城，如今濠城镇发现的垓下遗址是古战场的核心区域。

从2007年开始，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垓下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在垓下古城址内和城外壕沟内均发现有厚层的汉代堆积，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的地层中，出土了非常多的石铍和铜铍，佐证了这座城址与战争的历史渊源。

随着考古的深入，排房、台形基址、陶窑、墓葬出现，史前人类在这里生活居住的遗迹浮出水面。秦汉时期的灰坑、沟和汉代开凿的大型水槽、水井也逐渐呈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一座传说中的霸王城遗址，与深埋于地下5000年前的中华古文明历史遗迹堆叠，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成为淮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9年被列入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垓下遗址被誉为大汶口文化第一城。

在垓下遗址的城垣入口西侧不远的巷子里，有一栋灰墙青瓦具有年代感的老房子，原来是固镇县濠城粮库旧址，现在被改建成垓下遗址展示馆。古朴雅致的展示馆，曲折回环的展览长廊里，陈列着大汶口农耕文明的出土文物，展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清晰地呈现了垓下之战的脉络和汉代浚县的历史沿革。

《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一部字典，作者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许慎曾在浚县任长官，被称为许浚长，遗址城西护城河边原有一块高塚，据说许慎曾在此建舍，政务之暇搜罗文献理首于著书编撰，这便是“许慎著书台”由来，后来许慎著书台被当地百姓称为“许家大楼”。湮没的楼台已废，垓下遗址公园在传说中的地方，堆砌黄土高台，建起一座传统的六角亭，名曰仰圣亭，供今人凭栏远眺，遥思先贤。

春光烂漫时节，遗址公园的虞美人花海姹紫嫣红，非遗文化展示活动精彩纷呈，古遗址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焕发出新魅力。

往事越千年，行走在垓下遗址，古老的浚水依然荡漾着清莹的波光，而历史早已被重新书写。“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一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积淀，历史是岁月写在大地上山河，是册页里绽放的纸上繁花。在时间的长河里，充满魅力的历史文化，是一道永不落幕的风景线。



小南山

触景生情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无柳不清明

□张锦凯

一幅中国水墨画卷徐徐展开，有烟雨，有梨花，有杨柳，这就是清明的意境。雨，是清明的泪，它汇成思念的河；梨花，清淡而素雅，细雨霏霏梨花白，山水天地之间，一片清明；依依柳枝，与雨相伴，且听风吟，“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无柳不清明。

一场清明雨过后，春光明媚，燕语莺声柳色新。河岸边的柳树抽出碧绿的细枝，春风把柳叶裁剪得细细的，千条垂下来，一丝丝柔嫩纤柔，好似歌曲的五线谱。风起，垂柳飘逸，撩拨着碧波盈盈的河水，奏出动人的旋律。一池春水碧玉天，不知是河水滋润柳树，还是柳枝浸染河水，那翡翠般的绿色，绿得让人心旷神怡。青青柳枝，带着柔美的诗意，与烟雨、梨花一起融进了清明的时光，或前程似锦，或惜别留恋，或慎终追远。

清明时节，柳树枝叶茂盛，颜色翠绿，给人以春天的气息，充满生命的活力，寓意前程似锦，象征事业顺利。春柳虽已在诗词里飘拂了几千年，但每每吟诵，依旧年年柳色新，植根在历史长河的两岸。品读杜甫的诗：“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萱草恢复了绿色，柳枝泄露了春光，万物生长，天地清明。唐代诗人来鹄在《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中写到：“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烟光。”烟光，即指柳色。柳絮如烟的柳林，再加上袅袅炊烟，柳枝便若隐若现，阳光照耀，更是如烟似雾，春光暖人心。清明，垂柳婆娑，鸟语花香，山水如画，踏青赏柳正当时，而且大概人人都会吟诗一首：“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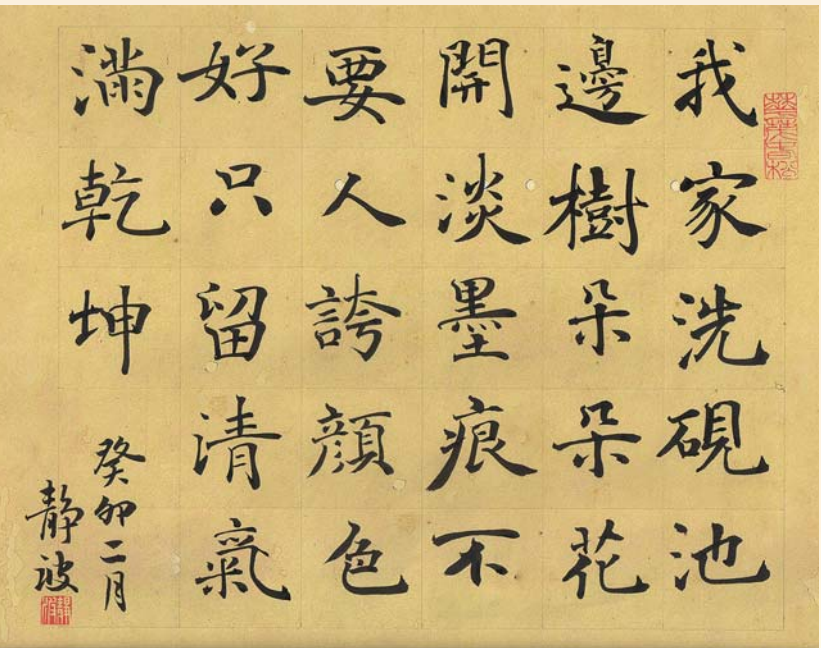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独行于隋堤上的柳枝间，北宋婉约派词人周邦彦“登临望故国”，怅然叹道：“长亭路，去年去岁，应折柔条过千尺。”其实，折柳寄情的中国式浪漫已从古都西安流传了千年；唐朝时，人们出长安东门送别亲友，到灞桥后止步，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一枝灞桥柳，道不尽离别愁。清明时节，一段段刻骨铭心的



惜别场景在柳色诗意中呈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清明折柳相送，这是古人的浪漫，“柳”与“留”谐音，我们只需会意其中的韵味，管住自己的手，留下一个绿意盎然的春天；无柳不成春，无柳不清明，劝君莫折枝，留得春色满人间。

柳树的生命力极强，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说法，死而复生的故事更是引发了了一场绵延至今的清明祭奠。相传，春秋战国时，介子推追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曾割下股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复国当上晋文公以后，介子推便偕母隐居山林。晋文公为了感恩，烧山逼他出来受封。介子推不肯，和老母一起被活活烧死在一棵老柳树下。次年，晋文公率群臣祭拜介子推，见坟前死柳复活，千条嫩丝随风轻拂，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用柳枝编了一个圈戴在头上，以示缅怀。“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挂在柳枝上的清明，祭奠先祖，慎终追远，牵动着我们绵长的思念……

柳笛悠扬，声声入耳，涤荡人心，人清明，心也清明，或许这就是清明的一种意境：无柳不清明。



书法 乔静波 作